左图：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：金坛路 35 弄集贤邨。

化”。可是巴富尔并未品味出宫慕久的深意，而是愤愤然离开了道台衙门。他无非希望在当时已经相当繁荣的上海城内租赁房屋，如果不行他甚至扬言要在军舰上搭帐篷办公。

当年的道台衙门，位于如今的金坛路 35 弄。记者眼见此地集贤邨，有八幢式样、结构、层数不尽相同的石库门建筑，大抵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利用道台衙门旧址周边空余地面所建。而其马路对面，现在有着不少高层建筑。如果不是刻意探寻，路人很难感受到此地曾经是上海最高地方长官的办公场所。而在 180 年前，在巴富尔初抵此地的时候，他视野中的道台衙门，却是城中最威严的所在。作为战争的胜利一方的代表，巴富尔内心当然未必把这样的“威严”放在眼里，但他一定会考虑领事馆的场地比起道台衙门是否足够有范儿。极富戏剧性的是，当巴富尔一行愤愤然离开道台衙门之际，突然冒出来一位绅士模样的人主动上前打招呼，说他知道有处房子或许适合做领馆。于是巴富尔一行跟着他到了西姚家弄。此地具体的位置如今系学院路四牌楼路路口，已经完全寻不到当年英国驻沪领事馆的痕迹了。而当时来说，这里有一处名为敦春堂的院落——四幢二层小楼，上下共 52 间房，房内有红木家具，院内有水井，有厕所。巴富尔很满意，当即与顾姓房东订约，并付清年租金 640 银两。在报告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后，11 月 13 日，巴富尔顺利搬入西姚家弄的顾家大屋。在这里，他曾称赞宫慕久“温文尔雅，思想开明”。

在中英双方逐条对照贸易章程和税则后，宫慕久决定，在北门外洋泾浜以北的头坝设立江海关的盘验所，以监管外轮，依法征税等等。如今的延安东路外滩，海关大钟依然屹立。只是世间事早已地覆天翻。回顾 180 年前清道光九月二十六日（11 月 17 日），此地开征“夷税”。江苏省巡抚孙善宝向皇帝上奏：“该道等已将验货收税等事，照章妥办。”这意味着上海开埠了。然而，是否真正“妥办”？长期“妥办”？上海的开埠，对清廷意味着什么？对中国人又意味着什么？当时，无论是宫慕久还是官阶更高的孙善宝，应该都回答不上来……

逐步形成的“共同体”

在苏智良看来，上海开埠后，宫慕久相当尽职。“开埠后的一个半月中，有 7 艘外国货船进泊上海港，江海关即对其征收洋税。外商们对宫慕久这位地方官表示满意，认为开明公允的上海与广州历来横征暴敛的舞弊形成鲜明对照。”苏智良说，“但对于鸦片走私，宫慕久并没有留情，他就英国船违约输运鸦片向巴富尔进行严正交涉，在开埠的一个月里，江海关从 3 艘英船上共查获鸦片 120 余箱。在宫慕久的压力下，巴富尔不得不向上海的英国人发出告示：鸦片是‘法律禁止的商品，势必会涉及大英帝国建立的诚信’。”

显然，巴富尔告示中所提及的“法律”指的是清朝法律，而不是英国法律。但即便如此，作为战争的胜利一方，以《南京条约》这一不平等条约逼迫清朝被动施行“五口通商”的英国人，并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。加之一些外国商人初来乍到，由此导致了不少情况。比如 1843 年 11 月 16 日，美国“瓦尔帕拉索”号抵达上海，有水手下船后在上海城外打猎，不幸散弹击中了在竹篱笆后面看热闹的两个男孩，

下图：1893 年上海开埠 50 周年时落成，由总税务司赫德邀请英国工程师设计，建筑师杨斯盛承建江海北关。